

U 5
5085
1



508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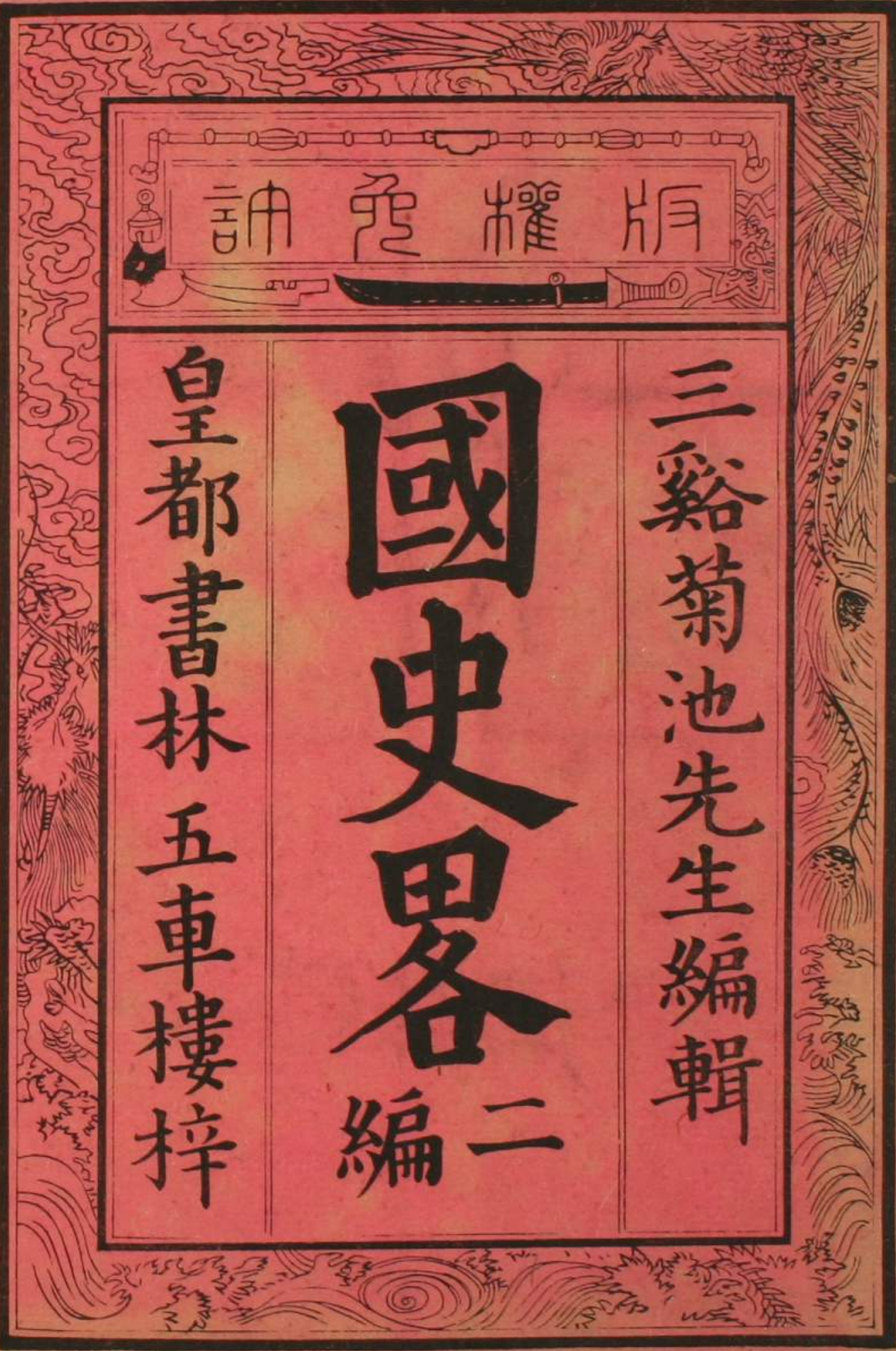
版權免訕

三谿菊池先生編輯

國史畧 二編

皇都書林五車樓梓

包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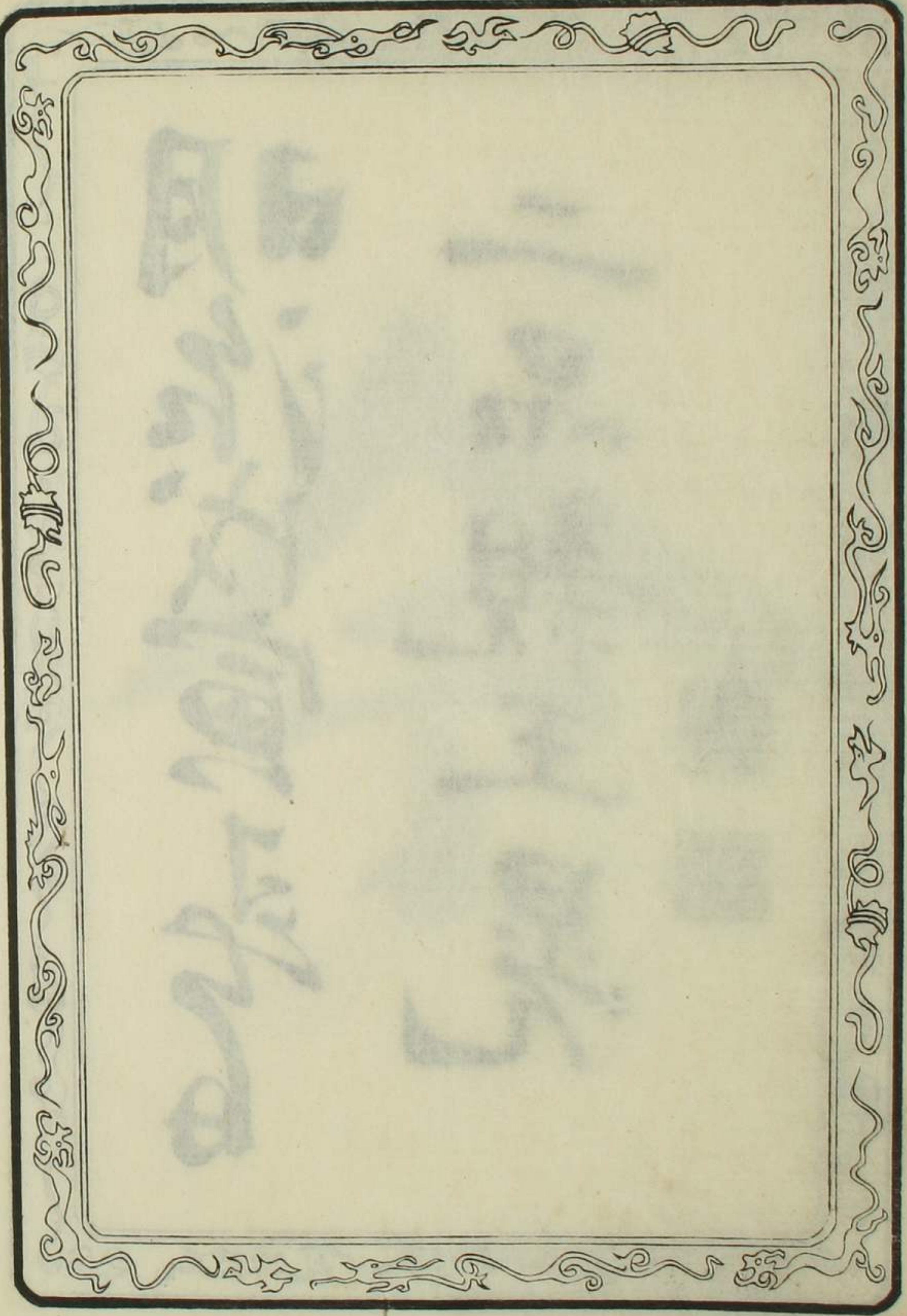
高

令

明治戊寅年
二品親王晃



二品親王晃



序



老友三溪菊池子顯。因谷寬得氏原稿。芟繁補遺。以成一書。名曰國史略二編。囑余序之。余觀此編。善原文之外。能辨同異。正是非。間又加古今之異說。以補其原文之罅漏。例言所

謂較諸谷氏原稿。不獨其面目悉革。甚則或有不留一字者。嗚呼子顯。勉從事。以成此書。然而原稿之眉目一變。如新發硎。使讀者欣然拍案。可不謂佳書乎哉。會有客謂余曰。子顯因谷氏原稿成此書。此不過或原其事。

徵某事。據某事。考某事。或改換字句。以鋪張其局面耳。何勞苦之有哉。余曰。果如子之說。此不辭刪修之苦心者也。何則。在昔舍人親王之著日本書紀。源光國之撰日本史也。皆廣採摭羣籍。以成其書。不獨我皇國能然也。漢土亦然。司

馬遷之於史記。班固之於漢書。陳壽之於
三國志。歐陽脩之於五代史。自餘歷代
史。苟不有原書之可以考據。則何以得
就緒。今有織錦段者焉。採絲與羽。染諸
京師。或玄黃。或紫赤。染而以入吾機軸。
織而以為一段錦者。是織者之工也。錦綺

既成矣。何問絲之產所哉。何論染之彼
我哉。顧織之精粗。巧拙。何如而已。織者
採擇之勞。豈可沒哉。余謂修史之勞。亦
猶如此也。余聞有用唐絲織成錦段者。
雖奇麗。徇爛可愛而玩。然其質軟弱。
不可久用。此書則如大和錦。經緯堅

綴華而能撲。密而不粗。頗適實用。
焉。噫。嘻。可不暇試乎哉。既以答客。又
以為序。

明治十二年戊寅二月立春日

安統賴復撰并書



序



寸已致矣。可以惰史乎。曰。未也。學已修
矣。可以脩史乎。曰。未也。後言言。可以修
史乎。曰。未也。然則寸之學昇後。三長
宜備。此乃可以修史乎。曰。可也。然乎。於
此以加一何也。亦為云爾。若史之長。三
長猶陳之者。三傑之長。一推為於三
傑之把字祖。能使之傑。建勳。乃高

祖也。能俾之生。成功者。乃勤言耳。矣。
 立言之士。首欲恢纂古今。傳之久遠者。
 惟勤。可以逞焉。吾聞之。鄉之。佐脩山陽。
 賴翁。嘗謂人曰。世謂余為牛人。豈知我
 者。吾唯去。第而弗物。而旨乎其言之也。
 友翁以。一。良史。不。於自恃。其眷
 亦勤如此。唯。故。應。論。而所
 其。生。意。已。汗。生。之。棟。以。盛。傳。子。世。道。

為子哉。不刊。典。已。黎。韓。子。可。考。
 其。用。切。深。其。其。收。名。也。志。吾。所。翁。身。刃。之。
 抑。翁。逝。已。十。年。於。今。之。世。豈。復。有。翁。
 其人。耶。吾。未。以。自。刃。也。姑。就。諸。之。鄉。
 跡。身。各。有。子。而。獨。能。勤。翁。之。不。勤。
 刻。苦。濟。所。老。而。彌。篤。死。於。死。始。至
 後。眠。翁。之。余。於。或。交。中。得。一。人。焉。三
 溪。菊。池。子。顯。是。也。從。子。之。亦。其。鄉。

蓋僅如采斤。而自生年祿其詩文
 外。凡必述作不。以若干部。其既刊。世
 以多傳。其在。應去。降。年。不。公。主。其
 也。以。年。記。之。子。顯。之。可。傳。在。既。由。子。於
 之。宜。少。故。浪。以。自。表。於。乃。其。其。日。如
 一。日。今。者。復。有。國。史。略。全。部。之。撰。而。其。第
 二。編。之。成。凡。若。干。年。之。勒。為。五。卷。他。人
 數。年。且。不。能。了。其。子。顯。乃。一。部。百。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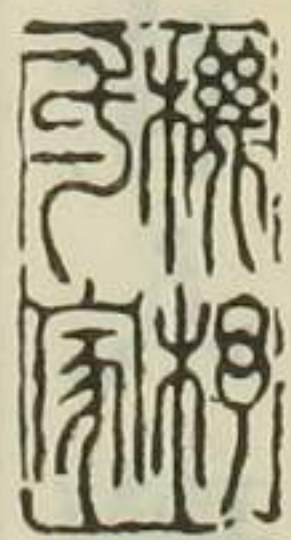
非子顯之勤。何以能如此。吾恨不俾以陽
 翁目觀之。為出一段地也。或曰。為然。子顯
 亦如。月。二。毛。其。卯。年。四。五。此。五。一。長
 者。鳥。注。去。子。顯。之。去。之。具。否。然。子。顯。之
 勤。亦。百。口。保。之。矣。子。成。言。之。集。澤。之
 之。不。其。禮。曰。三。傑。成。三。傑。之。勤。在。誰。曰。
 言。祖。然。則。子。顯。三。長。之。具。否。子。不。必
 問。焉。可。也。

明治十年歲在丁丑九月上浣

後學 石津發撰并書



國史略二編自序



論不可以不公也。不公則私矣。筆不可以不直也。不直則曲矣。苟不公不直而欲擬諸一代之史。多見不知其量也。故欲修史者。則以董狐之直筆。行司馬氏之心胸。如老吏斷獄。如明鏡照物。淑慝妍媸。洞

國史略二編自序
知而熟察之。雪冤枉乎既死。揭忠
讜乎未顯。俾後之讀史者。心目快
快。無復遺憾。而後史業或可庶幾
也。雖然論公而筆直。以董狐之直
筆。行司馬氏之心胸者。上下古今
其與有幾。洵哉修史之難也。無已
則有一焉。吾請以昔人聽訟之法。

施之筆削。或可以無大過歟。昔者
當鎌倉氏時。有青砥藤綱者。藤綱
嘗爲訟人雪冤枉。訟人深德之。潛
苞錢餽之。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
天下之直。訟人之直。則相摸公之
直。吾直其直。何有於報哉。乃郵還
其錢。史筆之直。當以青砥爲法則。

國史略二編自序
三

國朝略二編自序
也。當德川氏時。有板倉重宗者。重宗每聽斷獄訟。必隔紙障碾茶。人問其故。曰。隔障者。欲令吾情莫愛憎也。碾茗者。欲令吾心定靜也。心定靜而情無愛憎。其決獄必公。史論之。公亦當以板倉爲繩墨也。抑青砥之與板倉。皆將門之一循吏。

馬耳。然而獄訟廉平。能俾天下人民絕無冤枉。今吾輩稱爲聞道者。倘乃以不直之筆。發不公之論。俾古今人物。懷冤枉乎泉下。沒忠讜乎千古。豈非可愧之甚哉。故予之修此編。至其一是一非。涇渭混淆。紛乎不可辯。則閣筆瞑目曰。此青

砥氏所以郵還苞錢也。青砥氏而雪其冤枉如彼。吾豈可以不直負古人乎哉。至其事緒百出。葛藤相糾結而弗可解。則沈思低回曰。此板倉氏所以隔障碾茗也。板倉氏而盡心訟獄如彼。吾豈可以不公孤古人乎哉。於是每筆一事。論一

物。必以二氏之心爲心。務歸公平。正直。不詭古人而後已。自謂庶乎免不直不公之罪焉。抑予不揆謏陋。敢輯略史一書。以記今古之興敗。與夫賢奸忠邪之事蹟。其速訛於後世。固所甘受而弗辭。唯以不直之筆。行不公之論。俾古今人物。

懷冤枉于泉下。則余雖不敏亦所不敢也。是為國史略二編序。明治十年丁丑八月上澣菊池純識于平安逢坊僑寓南軒



例言四則

一書估五車樓主人藏弄谷寬得氏續國史略稿本未及上梓。主人物故中輟彌歲。今主人深慨先志不遂。乃托稿某某校勘繕寫。欲追而梓之。又不成。而曠廢者一二年矣。客歲秋屬稿於予。欲果其素志。時予鉛槧多事。辭以不遑。主人請求甚力。予憫其篤志久而弗懈。乃黽勉從事。夜以繼日。開研於丙子十一月。收筆於丁丑七月。中間厯厯不過二百餘日。是以鹵莽殊甚。雖然較諸谷氏原稿。芟繁補遺。不獨其面目悉革。甚則有不留一字者。改題曰國史略二編者。蓋以此也。唯谷氏先鳴之功。自有不可掩者。故記其事由。以諗讀此書者。一近世號稱國史略者。巖垣氏撰著之外。層見重出。不乏其類。

是以編者往往弗能無踏襲之嫌。此編雖多取準於谷氏舊稿。弗欲踏前人之軌躅。別具一家體面。名雖同而實則異。固匪世之字剽句竊。奪人之耒耜以耕己田者比也。若夫鴻蹟偉範。關係乎名教者。與夫奇事異聞。可資警戒者。增輯而補注之。欲令讀者與正文相發揮。顛末條理尤明晰也。此區區婆心所在。非敢標新銜奇。以投時好。讀者其諒焉。

一谷氏舊稿多採於逸史。此編則逸史外史竝采之。混和融合。驅入機軸。自餘雖稗史野乘。苟可以備參考者。又博引旁搜。不遺餘力。間亦有記怪異者。若豐太閤見利休之靈。是也。夫神怪悠繆之說。則識者所不取。然而丘明之書。已爲之備。伯有之靈。申生之異。皆詳記不遺。亦所以廣異聞也。故今存而不削。

一編中事實論贊。今新增補之者。其正文則下大圈。小注則加小圈。否者則屬原稿。所有要在。今讀者一矚瞭然。辨新舊焉耳。

明治十年丁丑八月

菊池純子顯氏識

國史編年

卷二

五車樓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平安

菊池純



天正十六年戊子夏四月。關白豐臣秀吉以京師
 後陽成天皇。天正十六年戊子夏四月。關白豐臣秀吉以京師
 地稅奉供御。以其戶租為。上皇湯沐邑。○五月。秀吉遣富田
 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摸讓北條氏不庭。時氏政老氏直嗣立。父
 子昏暴恃其强大。依違答之。知信迫促入朝。乃約以其冬。○佐
 佐成政之封東肥也。秀吉戒曰。善待土豪。慎勿生事。成政多欲
 而寡恩。專行暴斂。百姓怨苦。土寇大作。成政苦戰踰年。粗定。秀
 吉怒。使人讓之。遂賜死。秀吉遣福嶋淺野生駒諸將討餘寇。國
 中悉平。秀吉廼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秋七月。毛

天正十六年
 秀吉遣
 使讓北
 條氏不
 庭
 肥後土
 寇大作
 秀吉賜
 死於成
 政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五車相本

利輝元以小早川隆景吉川廣家如京師重幣以謁秀吉秀吉亦厚遇之奏請以輝元叙從四位上任參議隆景廣家並從四位下侍從皆朝覲拜命○八月北條氏政遣弟氏規如京師白秀吉曰真田昌幸取吾沼田請令昌幸還之而後入朝諸將皆忿其凶狀請發兵討之秀吉不聽○毛利輝元就國秀吉取淳田秀家姊為女以配吉川廣家尋諭輝元割其出雲伯耆數郡以予廣家徙治於富田○九月氏政又遣板部岡江雪於京師復請沼田曰氏直當以明年冬入朝秀吉曰氏政父子割據關東未嘗朝覲其罪實大我會容以至今日若明年入朝當以沼田與之也○冬十月秀吉大張茗讌于北野令茶博士千宗易督之於是茶事大行上下好尚靡然成風宗易恃寵狃息頗為

北野茗讌

利休伏誅

利休慧敏

姦利居三年有罪伏誅妻孥竄逐後遇赦而還其子宗淳孫宗旦宗室等復能襲其箕裘○秀吉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黑從下奴賞花者乍聞前驅警叱之聲趨避于花下容姿絕艷一瞥動人就問誰氏女其下奴曰是茶博士休氏女也頃喪其偶新寡而守孤柩者秀吉聞之心益動欲俱載歸慙其父休氏人固辭不容秀吉為之魂飛肉動益甚然歸遂強其父休氏休亦峻拒不從秀吉百方求之不獲悞惱彌月適有入告者云利休自刺其像置之於大德寺山門之上秀吉大怒曰夫山門則天子公卿皆所出入利休何為者敢置其軀于天子公卿之頭上無禮甚也又聞其鬻茶具為姦利也怒益甚竟使人賜死方是時利休與其弟宗嚴點茶一室聞命下不少驚儀畢○初徐起分器什於所親舊故以為紀念然後從容自裁云○初宗易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則深於茗儀者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利休諾而行園中洒掃不留纖塵業已無手可下竟入林中搖其一樹則墜葉雨下紛紛布地殊覺添風趣乃報曰掃除已畢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其秘訣而授焉利

利休傳

卷之二

五耳樓

休之名於此始顯矣。

谷寬得曰。茶之釀者。修者。昉於室町氏。成乎豐臣氏。以今觀之。其威儀動作。古雅雖

可觀。而奢侈成風。流弊不小。王公貴人。捨短取長。可大觀崇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耻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心也。何曾有

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往往質昂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十一月。米澤城主伊達

政宗遣人送款德川氏。家康善遇之。○是歲。秀吉改舊貨幣。始

造大小釵金。○十七年己丑春正月。德川家康獵于中泉。遂息

清見寺。獲甲將土屋氏遺孤。以歸。廼屬世子秀忠。曰。今與汝以

護身刀一口。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後累功。食來里上二萬石。

○真田昌幸以其子信幸質于駿府。○二月。駿遠二國地大震

壞民廬舍。○秀吉城澱。○是時秀吉威令遍天下。佐竹里見。結

城。那須諸族皆發使送款。秀吉命朝會。禁其私鬪。結城晴朝老

而無子。請得公旗為後。乃使其所養子秀康家康二子。而為關白秀吉義子。為

十七年

家康與世子以護身刀

秀吉設棚領金於公卿

秀吉舉男鶴松

義子。○夏五月。秀吉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

三十六萬五千兩。以供衆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酉故事。

○山縣禎曰。豐公領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為美談也。然此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其所施亦狹

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下一且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 ○

伊達政宗及會津城主葺名義廣戰于盤柿山。政宗將片倉景

綱稱小以鉞手三百。山後逼之。會大風驟作。塵沙晝昏。景綱乘

風奮擊。義廣大敗。挺身而遁。投佐竹義重。政宗長驅下會津四

郡。遂徙治焉。威振奧羽。○秀吉妾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無嗣

子。至是始舉男鍾愛殊甚。○秋七月。秀吉使富田知信。津田信

季。往駿理相之疆事。榊原康政以二使如上。田向駿與相有易

屬真田昌幸。昌幸未致。相人藉口。以拒朝命。故康政以二使如上。田喻昌幸曰。亟輸上毛之田于相。取償於我。其那胡挑子之

墳墓宜依舊有之昌幸聽命云二使遂如小田原致沼田且促入朝氏政不禮

焉群臣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古稱關八州可

敵天下非虛言也彼果來乎我以八州勁兵要諸箱根彼何能

為在昔平氏發大軍來攻源氏至富士川聞鶯鴨起遂恇悸而

潰關白亦如此爾使者微聞其言歸報秀吉秀吉怒曰氏政以

吾比平維盛邪吾將示之我技倆也家康亦屢使人勸入朝亦

弗聽○佐竹義重與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結城義親謀納葦名

義廣合兵伐伊達氏連戰不利乞援于越後會上杉氏有事不

果乃罷歸○冬十月伊達政宗滅葦名氏并會津四郡滅二階

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岩城諸族討之不克兵威益振秀吉使

人讓其強梁且促入朝政宗不從○北條氏政之得沼田以予

秀吉遣使促氏政入朝

伊達政宗滅葦名氏

秀吉遺書於氏政讓其不庭

其旗氏邦也沼田守將襲那胡桃取之真田昌幸來告曰沼田

有那胡桃城為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遂取之臣

曰殿下命致沼田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

吉大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時在京師懼陳謝

之秀吉不聽拘康昌押送之遺書氏政曰秀吉起微賤為先君

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戎馬之間既而遇變故誅夷逆臣

以答右府恩眷遂佐天子以定亂逆討叛撫服七道豪傑無

弗風靡汝氏政負險恃力不肯修朝貢狡詐百端蔑弃王命

罪惡貫盈罪不容誅明年吾將統六師以正不庭之罪書至相

摸氏政不以為意曰彼以虛喝脅我耳彼誠來大舉則少食小

舉則寡兵不足慮也無復守禦之意○十二月德川家康如大

秀吉一
言勝於
得百萬
封矣

阪請東征約氏直因家康謝罪請入朝秀吉弗許○於是會家
 康以下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署真田昌幸素與家康相惡
 時在下坐不得窺圖秀吉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為海道先鋒以
 汝為山道先鋒昌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
 萬封矣○菊池純曰豐太閤稔聞真田昌幸父子材武謀畧可
 用固非一日也欲舉而用之未獲其時也迨小田原役
 作乃會議諸將故進之稠廣坐中命以山道先鋒以一言之寵
 榮制其父子骨肉之死命以為其股肱爪牙異日大坂冬夏二
 役裂首折脛以身殉之者安知非斯片言隻辭之榮為之地乎
 哉或曰片言可以易百萬封侯則茅土之封果不足須邪曰否
 唯如昌幸其人可○十八日家康至自大阪秀吉下符徵畿內
 諸道兵二十六萬期以明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便道直
 赴關東命長束正家運粟二十萬石大募船舶時海路久絕民
 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為祟秀吉哂曰吾受王命討不庭

海龍王
為崇秀
吉作檄
投海

何物龍王乃爾沮我也作檄投之投海而進民應募○秀吉征
 北條氏別
 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南海尤多危礁是以水路險怪
 每逢風作波激船艦掀翻無復可下碇也當秀吉圍小田原天
 氣清明海波如席絕無陽侯之虞者五十有餘日矣爾後沿海
 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大槻崇曰中葉以還乾絀解紐
 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久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陛辭天
 子詔賜節乃是所謂奉王命討不庭者洵足為天朝吐氣
 亦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初足利之盛與明通好使船
 來往朝鮮亦屢來貢及天下大亂也外交遂絕於是西陲不逞
 之徒航海寇明朝鮮亦為所侵掠鄰好遂絕而海賈互市不絕
 我對馬嶋距朝鮮最邇嶋主宗義智能諳其事情及秀吉在筑
 紫義智送款焉秀吉會師以完其封至是秀吉遣義智及僧玄
 蘓往朝鮮喻曰海路遼遠宜當問義智得其要領或與俱來令
 之不得拒命○是歲冬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曰我欲通明

十八年

明即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使者反命琉球王寧尚氏大驚告之明明主翊鈞朱氏廟號神宗年號萬曆不聽琉球懼不敢報○十八年庚寅春正月德川秀忠家康世子如京師十四日德川夫人豐臣氏病卒于京師秀吉以戎事倥偬秘不發喪密葬于東福寺十五日秀忠謁

秀吉于聚樂井伊直政酒井忠世內藤正成等從焉秀吉喜迎

曰佳兒也佳兒也携而入內命更衣袴結髮親取金飾刀帶之

曰變鄙樣為都樣大納言見之必驚喜大納言撲實以其與相

有姻送兒擬質吾豈有所疑哉厚贈還之○北條氏政聞秀吉

決大舉始修守備峙糧仗分親戚大臣扼險防之餘皆命城守

糧儲充溢器仗悉備意在必勝而將士疑懼民心動搖朝倉重

信受守於函關退嘆曰主昏臣諛政荒民散北條氏之鬼必不

家康送兒於秀吉為質

秀吉入朝陛辭天皇賜節刀

血食○二十五日秀忠還駿家康曰關白不畱我兒是欲假我

沿道諸城也乃命本多重次本多正信掃除海道諸城命伊奈

忠政造浮梁於富士川居數日秀吉使者至果如其言○二月

秀吉令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阪令德川北畠前田上

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秀吉自我服入朝陛辭天皇

下詔錫節刀出關上馬率騎卒十七萬發京師秀吉著假鬚

帶金刀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

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比縣守為持節征夷將

軍下毛野石代為別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為鎮狄將軍延曆七

年紀古佐美為征東大將軍並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

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軍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

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統解紐禮典廢

圯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刀

之制邈焉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誠曠世

之盛舉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為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

之所宜為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胤也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雖也
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
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
以成霸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
皇威亦不為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
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不無
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己乎哉
越師賀師自東山

入家康發甲信兵助之松枝上城主大導寺政繁扞之上本
不戰而潰遂圍松枝○十日家康軍于長窪駿河豆之諸城多潰

岡崎留守本多重次以為空城假人則武夫所愧意快快不樂
及秀吉至不肯出迎秀吉召見之亦辭不入○秀吉至吉田伊

伊奈忠次請待天霽涉河

奈忠次曰天雨河漲請待霽而行秀吉曰吾聞兵行臨水宜亟
涉不則後者病焉對曰是所以行寡兵耳以行大衆則溺矣秀
吉從之留三日至駿河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聞德川與北條

通謀勿入秀吉遲回淺野長政諫曰浮言勿信乃入○三成自

童年以面首承寵及長慧巧過人秀吉以為奉行任治部少輔

與長政同僚自是寔有釁隙○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

微温盛到七八分秀吉一喫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喫
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遷喫秀吉愛其才敏請
之住持僧携歸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五奉行○一歲暴
風雨淀河大溢堤防悉崩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米囊數十
百命土民盡運輸之以塞其壞決處既而雨止水退又令曰速
造土豚以代米囊則聽其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
乎前其慧敏投機率此類○大槻崇曰石豎子一生所為不出
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知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擢用之竟
難狝公之智且有不免歟二十日家康至自長窪相見甚驩留

止數日本多重次適以事來謁會家康將入見秀吉自後罵曰
咄主公妄作洵可怪也主於國者豈有假人以都城哉如是不

問則人或欲借夫人亦許之乎罵而出焉時上國諸將皆在其

本多重次罵假城

席相視而嘻。家康謂諸將曰：彼為本多重次，即僕舊臣也。自僕幼時，每從行陣，百戰瘡痍，奮身不顧，僕深憫之。然資性頑縱，老而滋甚。今於稠廣坐中，誹僕如此，其平時可想。己公等幸勿為意。衆謝曰：是無乃夜叉作左乎？君家有臣如此，真可倚賴也。秀吉聞之，益弗懌。○菊池純曰：君臣之間，宜當以敬禮接之也。君而失禮，則君非其君也。臣而不敬，臣非其臣也。東照公於本多重次，外雖君臣，內實骨肉。同少長於兵間，具當艱苦者，故其忠謹直率之氣，不能抑歇之。以致罵其主於稠廣坐中，君臣之禮，果安在乎哉？幸獲君如東照公，寬假而裕容之，以得保全其首領，不幸而遭逢暴君，驕主其身，首分裂以貽後人之嘲，何足深怪哉。己而家康復至其軍，秀吉至沼津。二十八日，親巡敵寨，就家康營，詔曰：諸將皆曰：氏政擁精兵而不出戰，是欲誘我於險，要擊之也。卿以為何如？家康對曰：以某觀之，是畏我焉爾。今宜為三軍一攻，葦山一攻，山中。彼或來援，則以

秀吉與家康議小田原攻守

秀吉分與戰袍三領

一軍邀擊之。秀吉曰：彼果來煩，卿邀擊對曰：諾。某嘗與彼戰於甲斐，信濃，十合九勝，固易與耳。曰：雖然，彼不肯出，則奚為？曰：二城必取一。某則以手軍自古道出於酒勾驛，陣于早川，以扼八州援路。而公以大軍直撞小田原，敵必不能支焉。曰：酒勾之道得無城塞乎？曰：有鷹巢，足柄，新莊三城。曰：何以踰之？曰：彼不能守也。曰：焉知無鯁將拒我者乎？曰：能然，我所欲也。秀吉乃還其軍。夜發，令旦日攻二城。豐臣秀次、中村一氏攻拔山中、北條氏不出。家康則以別軍出古道，松平康重、本多忠勝等為先鋒，攻鷹巢，陷之。足柄城潰，進攻新莊，守將拒戰不克而走。秀吉繼至，與諸將相見于湯本，出戰袍三領，使家康取其一，且使以其一授秀次。因戒秀次曰：汝宜學德川也。又使家康召秀忠於駿府。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八

五車樓

松田憲
秀賣國
要重賞

自取甲被之曰宜類我也秀吉益以事勢未定務結歡心也○
北條氏世臣松田憲秀以邪佞誤國心知其將亡乃因堀秀政
潛納款欲賣國以要重賞秀吉陽許之氏直不知之也○初憲
秀子新六守戶倉城與武田勝頼戰連戰不利氏直聞之罵曰
新六多亡我士何怯之甚哉新六慙恚叛降勝頼及勝頼亡新
六來歸當誅憲秀為乞哀乃宥死一等屏居其邑至是新六勸
其父謀叛秀吉啗之以大利令為內應○氏直負險以為萬全
無敗及家康踰嶺諸城多陷始惶怖乃與氏政議出師決戰憲
秀恐死戰或有利說之曰西師遠來漕運不繼俟其食盡而遁
以逸乘勞如山壓卵秀吉可生致焉氏直曰善乃止○信雄破
韭山郭守將北條氏規勇而善戰撫下有恩士樂為用屢出接

秀吉築
城于石
垣山一
夜竣工

戰所向披靡西師敗衄死傷甚多秀吉聞之愕曰內府非氏規
敵乃下令禁戰築長圍守之○夏四月駿師及相師戰于宮木
野相破之湯基竹浦之戌皆潰奔小田原大師進傳小田原松
田憲秀潛使人謂秀吉曰城西南有山曰石垣即營于此城中
情狀可俯而瞰也情形勢屈臣乃伺間為內應秀吉大悅厚賞
而遣之遂建牙于石垣山令萬卒築城焉糊紙于壁一夜而竣
工明日望之如堊城兵驚以為神防禦術窮○菊池純曰以白
土者前有豐太閤使敵寒心破膽也後有松平信紹以塞不
之責皆一宵而竣工其機敏絕人當時諸將所不能夢見如夫
森蘭丸暗記刀鞘款紋石田三成捧茗椀溫熱適口豐殺副
不可謂不慧敏也要皆彫蟲篆刻之才而試之錯盤吾不知其
何如也抑糊壁一計太閤一用之於小田原奇矣信紹再行之
於關東善矣後之喜奇計者襲用太閤信紹之故智不能別出
機軸則已陳之芻狗耳何足為奇哉○九日秀吉携家康登城樓下瞰曰關東八

關東八州已在秀吉目中

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家康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將治于小田原歟？曰：然。秀吉曰：不可。我嘗觀地圖，距此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沃野廣衍，襟帶山河，定形勝之地，卿宜治于此。家康拜謝。○菊池純曰：太閤移東照公于關東，封之北條氏之故地，名優禮之，而其實則授之本根，以殺其兵力焉耳。東照公拜謝受之，從容就封土，鏗高填卑，鑿渠疏淤，置第宅，起街市，三閱月而告成，人心愈固，本根益強，以開二百餘年之鴻業。於是太閤削弱之計不成，而東照公富強之基益固矣。故謂太閤之封東照公于關東，則畢生之失計。雖以太閤之神智，雄才亦不能無噬臍之悔也。 ○秀吉使諸軍圍城數十重，下令禁鹵掠，使信雄會師于小田原，留部將圍韭山。○長曾我部元親加藤嘉明與九鬼脇坂諸將率舟師護糧運攻下豆相沿海諸城，會于小田原。○軍中訛言織田德川二氏與北條氏通謀將士疑懼，秀吉乃輕裝小隊從左右數人與二氏往來，燕飲訛言乃止。○先是秀吉率諸軍至駿河，家康與信雄諸將迎之浮嶋原。

家康信雄勇怯懸絕不音天淵

秀吉緋甲唐冠帶金粧刀，執彤弓矢，騎肥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既而秀吉過二氏前，瞥然下馬，撫刀一揖曰：聞卿等異志，今當一角鬪耳。何不疾起決雌雄？信雄赧然不能出一語，慚汗浹背。家康從容揚言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一大慶事。敢賀諸將同聲，皆稱萬歲。秀吉乃超乘而上，揚揚舉鞭而馳，衆皆感家康勇智而哂信雄怯懦。○大槻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罩群雄如此，而內府之怯懦，照公之沈勇，隱相默度，早已算定於胸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關左而視北條氏，不啻孤豚也。 ○長束正家掌漕轉畢會于師，初家康度大衆久屯，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既而相中米粟狼戾，穀價不踊，家康歎曰：正家蕭何之才，豐公善用。

堀秀政
以牛運

關白張
樂於城
下城中
益困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人也。○堀秀政之從軍也。沿道差人購牛數十頭。衆異之。及大
 兵踰函嶺。輜重困。峻秀政獨以牛運之。士衆便之。一夜風雨晦
 冥。秀政令其營曰。今夜必有偷盜。乃自起巡軍者三焉。士不得
 睡。諸營果有盜。獨秀政營中不失一物。人皆服其智。○秀吉
 患小田原不下。召小早川隆景於清洲。而謀之。隆景曰。圍堅城。
 莫如勞饗士。張樂令衆无倦色也。城中知無我脫圍之期。當不
 戰而屈。吾先人滅雲。實用此策。秀吉從之。乃醜酒犒師。下令軍
 中。隨意高會。列營歌呼之聲。往往徹曉。城中益困。○秀吉圍小
 田原五月。閱月
 未。能降也。偶有一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酣。鼓笛嘔啞之聲。喧
 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昏主。作此大怪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
 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昏主。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
 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佛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
 兵衛。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燕安為大
 戒。而今沈溺如此。其醉顛喪心。主公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

美濃守
忠政
勝長子

士念志。訴之。奉行長束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
 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歸。大藏投間入。白秀吉聞之。怒甚。
 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謂則盛氣勸聲曰。汝客花房某。
 敢慢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
 之。磔刑。否則併罪。汝秀家惶懼。拜命而出。行未數百步。秀吉使
 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勿其首可也。秀家將退。
 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
 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我
 之為此舉。未必為娛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
 雖然。從征諸將。皆畏我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
 可想矣。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
 其言。後果有小田之捷。○大槻崇曰。豐公為人。噪急粗卒。而天
 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
 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
 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群○二十一日。淺野長政。本多忠勝。平岩
 雄而速得天下也。
 親吉。烏井元忠。攻岩。築力戰。遂奪外城。城將妹尾無延。驍勇善
 鬪。殺傷相當。本多忠政忠勝年十六。刺無延。殪之餘。衆走入牙
 城。元忠進薄之。其士死傷百餘人。二十二日。守將乞降。曰。華表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東田印

華表公
可畏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七

五車樓梓

伊達政
宗至箱
根謁秀
吉

旗最可畏願致城於華表公華表元忠之徽號也元忠乃受降
○當是時豐臣氏環城而陣者幾三十萬山陵林麓莫非兵者
關以東望風降附相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旗或執謁軍門或使
使納幣項背相望伊達氏始懼發使之降德川家康戒使者曰
不得不亟來謁六月政宗從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得通間行
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何曰齡可二十
歲眇而被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讓之曰吾受王命
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不來歸汝崛強東北擁兵數萬
未嘗發一介之使是何故政宗答曰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事及
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是以來謁秀吉命悉致其侵
地政宗謝而奉命乃入見秀吉便服而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

關白天
授也

奧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
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出下臨廣壑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
軍也彼坂以西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莫敢仰視既罷遣
歸諸將交勸留之不遣曰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哂曰吾
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其人曰關
白天授也遂去之國○菊池純曰兵莫善於挫心兵何則千軍
萬馬之兵則有時而力屈焉獨至於心之
兵則鬱勃於胸中若火之燎原欲撲滅之將足以激其勢焉耳
蓋政宗則不世出之豪傑也豐公亦不世出之豪傑也以豪傑
遇乎豪傑非尋常兵力可壓制也故豐公出其意外指示天下
大兵以挫其心兵當是時政宗膽落魂褫如河伯逢北海若觀
浩渺積水上政宗胸中十萬心兵消沮殘滅不復存幾夫心兵一
折雖有百萬甲兵莫足慮者也宜乎其放而遣之以縱其馳噬
而弗顧邪諸將不察以縱虎於野諫之此井蛙蠡測之見焉
耳安得得知豐公胸宇落落吞雲夢八九尚小之宏度乎哉
初南部信直臣久茲為信作難取津輕據之潛如京師依托近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七

五車樓梓

津輕氏
列為城
主

三成灌
忍城不
得地利
罷

衛氏因得達於秀吉遂造行臺自稱曰津刈氏今作津輕儼然若世
 襲者秀吉予朱章定其封於是信直赴行臺遇之途視其帶近
 衛氏花號畏不敢擊見秀吉請討之秀吉以其先來予朱章不
 許津刈氏永列為城主津刈氏南上途經南部南部氏切齒為
 梗其路故津刈氏會同至於今取別路云谷寬得曰南部氏之
 然爭亂之世君臣相欺者不翅二氏及元和止戈之後津輕氏
 改圖而至南部氏執君臣之禮謝前罪南部氏亦待之以等夷
 優然不置舊怨于懷夫然後可謂之君子交矣二氏謀不及此
 惜夫世多耻先世之寒微視舊主如怨家而絕思義者自有識
 者觀之可西之甚矣 ○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圍忍藏淺野長政助攻將
 諭降之三成忌其多功給曰城兵已有內應者請分陣攻之城
 兵怒而戰三成佯驚曰內應敗矣遂引水灌之不得地利而罷
 中井積善曰三成虺蜮小人豐公之入駿府也既進邪訟以壞
 德川氏幾誤國家大計淺野彈正之降忍也又以忌刻之私壞

氏規督
戰即日
復葦山

其營成之功隨恃擔板之見不復存博謀灌城之策疎拙自屈
 即此三事其所操持施設可概見也已為之上者宜擯諸四裔
 以懲將來兵豐臣氏之智足以燭其姦而反寵任之以為爪牙
 終啓慶長滔天之禍者獨何歟意其泐忍側媚之態足以蠱惑
 主耳目也夫嗟乎難任人虞廷所急况於其下乎異日 ○當是
 時里見佐竹氏及陸奧出羽豪傑皆降秀吉秀吉舉天下兵圍
 小田原百餘日終不能得一首級氏規守葦山謂其衆曰此地
 我高祖所由而起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耻也衆皆奮
 激秀吉更將疾攻陷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即日復之八州城壘
 皆陷獨小田原葦山不下 ○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
 對壘秀家以秀吉旨遺酒於氏房曰聊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
 遺物謝之曰聊以慰攻戰之勞 ○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
 吉密書投松田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十四日

松田英春許氏直以其父謀逆

憲秀會子壻議焉。僉從之。獨次子英春號泣固諫。憲秀不聽。遂遣人約秀治。以十六日迎師。英春夜以甲櫃自盛。使早而入。見氏直曰：君苟宥一人之死，則臣請告大事。誓而後告。氏直大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宥其死，弗聽。秀治踐約，至松田氏壘。下待報三日。望見其旗幟皆變，乃去。

○中井積善曰：英春之事，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孰諫苦諍，冀其一寤，已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菊池純曰：松田憲秀以此條氏親臣，包藏禍心，屢謀叛，是天人所不與。狗鼠所不食，固不待論也。獨新六之與英春，非同胞兄弟邪。新六惡而英春賢，新六邪而英春正。其出處事行，盡相背馳。陰陽晝夜不啻也。何其天之賦物，知此不均耶。曰：是何足深怪。夫同一兄弟，弟耳狹穗彥謀逆，而狹穗姬貞將門暴而將平，正為朝孝而義朝辰重盛賢，而宗盛愚。繇是觀之，其智愚賢不肖之懸，不唯水炭，何獨怪於英春兄弟哉。恃情

加藤嘉明預知後關白無

英春之孝且忠，而弗能諫止，父之謀逆，又弗能匡救。君之非德，君死，父誅，家國兩亡，吁嗟豈不可大哀乎哉。○前田利長上杉景勝下鉢形以下諸城，并降附五萬人，來謁秀吉。不甚賞。二人噉之。秀吉謂左右曰：二子非無功，然降輒受之，不足稱勤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聞之，復發屠。王子城藏秀吉乃賞之。加藤嘉明謂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威，是偏裨將校以武自喜者之為耳。長天下者，務止殺。猶恐不及。今有斯言，不類焉。

中井積善曰：昔尹氏彥明論李康子，上之語哉。彥明嘉明其意，暗合矣。○菊池純曰：昔者孟軻氏說時君，以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後世創業君能定天下者，莫不喜不自勝。又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等之言，皆不負孟軻氏之教，而不愧為盛德之明主也。較諸豐公嗜殺之片言，其仁暴之懸，天淵不啻也。宜乎此則一傳而宗社為屋，彼則卜世二十。歷年三百，然後乃亡。後之為○井人主者，欲為騶虞邪，欲為豺狼邪。吾知其欲為騶虞也。

伊直政所部松平康重本姓松井氏募礦夫鑿地道以池湟水遂鑿

入城中二十二日夜暴風雨壞地道摧城壁直政廼設伏道傍

親麾兵入城縱火斬首四百級城兵亦防戰甚力天黑不辨咫尺

且事出倉猝我兵無繼乃收兵卻城兵尾擊遇伏敗還家康

麾下望火而愕異之松平家忠本姓形原氏曰是無他我兵乘風雨

入城耳既而捷聞至小田原合圍累月唯弓銃相挑是日始有

斬獲之功秀吉大悅賞及士伍○二十四日景勝利家下鉢形

圍八王子城城主氏輝在小田原其留守橫地監物遁之狩野

一菴中山家範金子家重迫藤助實相謂曰吾約與州北條陸奧守氏

輝以死守其可食言乎與數百人殊死戰利家在高處望見壯

之問降將知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城陷二將收俘馘

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為始

八王子城陷中

山家範狩野一菴死之

送諸行臺秀吉乃悅及事平家康收用家範二子昭守信吉信吉稱備前守後為水戶傳○慶長之初信吉從家康在伏水曾

盜衆服其勇家康歎賞曰吾且用汝作舟楫乃命為公子賴房

傳賴房封于水戶年幼未能就國信吉奉命往視國政奉上接

下衆士倚賴焉賴房稍長喜任俠奇服裝佩刀以黃金信吉

數諫不聽時家康既薨秀忠聞之不懌召信吉入見閣老

曰殿下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之事也以實對之是彰主過也

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竝罪乃趨出閣老留之不聽

歸見賴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

焉臣不肖不能讜論謬言以匡君過一也先公命臣以輔導之

任而凶狀至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公而在何面目見之也左

右小人迎君之惡虧損盛德臣非不知也而不能誅之也臣

雖死遊魂不離左右願君後之賴房大感悟直推金裝刀脫奇

服賜之左右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初信吉之出也

閣老以聞秀忠悅曰賴房行事必悛矣果如其言賴房多子而

○秀吉遣黑田孝高等入城申前約誘以甘言

諸公子皆修飾出見公子光甫六歲見信吉呼翁直把盤上

打鯛賜之信吉大喜抱光甫曰真我嗣君也乃還白之遂立為

世子即義公也

世稱其識鑿

氏政弗聽曰。吾承父祖業。跨有八州者數世。今削其六。不如死之愈。初秀吉送書于城中。招成田氏長。氏長乃送款。至是秀吉遣其降書于氏直曰。城中離叛事已危迫。子盍早自為計。氏直怒拘氏長。既而聞八國諸城多不守。懼而議降。秋七月。家康使人如葦山。諭氏規曰。子之武已多矣。今和議將成。宜來贊其議。氏規弗聽。家康復使內藤信成往諭曰。氏直將降。關白既許。予武相以存其祀。子宜疾來固約。示以秀吉誓書。氏規從之。氏直惶惑不寐。約而出。五日。親造德川氏營。乞降。家康避嫌不敢通使之。因羽柴勝雅。勝雅以告秀吉。見其輕躁之狀。喜謂是可以擠焉。乃曰。皆當依其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摸。氏規聞之。恚曰。吾悔為老賊所誑。將還葦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六

家康諭
氏規促
降

此條氏
直誅松
田憲秀

日氏直誅松田憲秀。致城造家康營。七日。秀吉命徹圍。悉出其人。限以三日。令片桐且元。脇坂安治。監諸門。禁鹵掠。家康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榭原康政。蒞焉。初。小笠原長忠叛德川氏。降甲。甲以奔相。於是家康收斬之。谷寬得曰。今川氏之亡也。變臣持以舊識之故。歸長忠。即誅之。蓋以義鎮德川氏。所尤惡也。東照公聞而快之。心竊薄長忠。為爾後長忠之翻覆如是。出乎汝者。及乎汝者。不可誣矣。○菊池純曰。德川氏創基于駿遠。其累葉所訓。鍊撫恤之。士不唯膠漆乳水。而其反服無常。時為反噬者。若石川數正。大賀彌四者。往有焉。井伊直政面折數正。以為人面獸心。今如長忠。亦禽心獸行之人焉耳。其免直政朝幸矣。○九日。氏政與弟氏輝。出在醫師安栖。田村安栖。宅。命秀吉謂家康曰。此條氏沮。王命大逆無道。吾奉詔欲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天下也。吾欲誅氏政。氏輝而釋其餘。家康曰。善。十日。家康整師旅入城。十一日。秀吉遣使者四輩。適安

北條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而滅矣

栖舎氏輝見使者請浴而入作絕命辭與氏政偕自裁氏政時年
 五十一秀吉送其首於京師梟之一條庚橋放氏直及氏規氏
 勝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年二十一英春
 去仕前田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青
于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漢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
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
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耻之此其所
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故殺
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
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日以天下付之貌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
得乎○山縣楨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
理正而北條氏不從是後朝廷也關白雄武絕倫威服海內挾
王室而據中原其勢孰得抗之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取服
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
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大兵
何可以能敵之哉其凶國覆宗宜矣
 ○後秀吉思氏規忠勇以
 為狹山城主食萬石其後氏益氏宗氏治氏朝父子相襲歷事

秀吉故織田信雄於秋田

豐臣氏德川氏氏勝降德川氏為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
 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坂之役氏重在先鋒
 後數徒封為懸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賴襄曰余嘗聞早雲
畧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聽之曰止矣吾
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
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又曰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
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
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
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秀吉乃舉北條氏
 故地八國伊豆相摸武藏上野以封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為其
 湯沐邑舉德川氏故地五國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以賜信雄信雄不肯
 受秀吉怒曰卿才不可為民上吾特以先右府之子也欲厚封
 之卿乃薄之乎乃放之秋田羽出收其封尾勢封甥秀次于尾及
 伊勢五郡封加藤光泰于甲光泰嘗以微者從秀吉守橫山爾

後三木山崎柳瀬之役皆有功累食四萬石至是首得大封遂封中村一氏駿十四萬石池田輝政吉田十五萬石堀尾吉晴濱松十二萬石田中吉政岡崎十萬石山内一豐懸川五萬石有馬豐氏橫須賀三萬石其餘行賞有差仙石久秀私從師秀吉錄其舊功封小諸濃信五萬石小笠原貞慶嘗獲罪秀吉於是秀吉奪其邑深志以封石川數正食十萬石貞慶子秀政遂來仕德川氏家康以其故家善待之尋以故世子信康女妻之次年秀吉遷信雄于豫至文錄中召請大坂予其子秀雄大野越之田五萬石信雄尋屏居伏水祝髮自號常真○中井積善曰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自来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

信雄祝髮號常真

秀吉諷罰本多重次無禮

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己出也故意之所尤法在領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辯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櫻怒還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曰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哇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殊論焉○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欲奪其封地而無繫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罪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為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秀吉不能平於本多重次乃諷家康罰之家康不得已置之上總小原潛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尋病卒○伊達政宗致會津仙道還米澤○古河足利氏五傳至義氏益衰成氏政氏高基晴氏義氏義氏卒絕後者九年秀吉聞之故家也不可無祀求得其族國朝為後食喜連川下之田五千石待以賓禮○秀吉之在關東也一日游鎌倉詣鶴岡觀源賴朝塑像肅之曰卿發於流人吾起人奴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卿而

秀吉諷罰本多重次無禮

賴朝像

五車樓梓

己然吾寒族而卿將種是以其成功自有難易是吾所以贏得
一籌雖然千載之下朋友莫逆相俱握手可與談者非卿何乎

三撫其背而出○菊池純曰賴朝取天下藉累世門閥據關東

其外大江廣元贊諸其內而迨其建義旗于石橋關左豪傑雲

屯霧集以新勝之兵討衰弱之平氏其克捷奏功之亟固有易

為力者也至如豐公則不然匪有彈丸尺寸之地也匪有一資

半級之爵也織田氏與臺乘風雲之會百戰瘡痍之餘戡定

海內誅鋤群雄其創業之難固有不待道者也抑余之推獎豐

公以爲勝賴朝者不唯取天下之難易吾服其有內助也何哉

賴朝有一政子氏其妬悍猜忍出於漢呂后唐武氏之右北條

氏專恣自用操美威權非諸呂所及其勳舊諸將皆勒宰武人

無一任負荷者宜乎馴致北雜惟索之禍使鬼武之鬼長饒邪

豐公起寒微其鷹揚龍摠撥亂反正之器皆天之所啓而其官

聞之助亦與有力抑北廳淺野氏之賢求諸今古巾幗中所絕

無而罕觀迨其獲富貴儉素自奉常戒最豐公勿忘藁席乞缸

之舊琴瑟和諧終始如一其遇豐公妾媵以關雎葛覃之德而

無膠木小星之恩比諸妬悍猜忍魚肉其同胞如屠戮犬羊之

政子氏其仁暴淑慝自有星淵之別也視諸君臣猜忌兄弟閱

牆俾隸華之懿親弗能全其終之賴朝亦自有冰炭之異也要

秀吉誅北條氏反臣

本多忠政諫其父還忠信曹

寺政繁誚之曰汝以北條氏舊將而首降於我我之功臣乃北

條氏之叛臣叛臣則天下罪人吾不能私釋焉乃誅之于櫻田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

叔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強不

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誅

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

同日而二十八日伊達政宗迎秀吉于宇津宮秀吉嘉其憾而

能矚也善遇之○秀吉之東下有人獻佐藤忠信兜鍪秀吉召

本多忠勝賜之曰此曹忠信所被非忠勇如卿者則不能著之

故以授卿時人榮之忠勝長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

僕耳大人以德川氏將領而被其曹何足以爲榮乎忠勝首肯

卒還之。○德川家康分遣諸將徇未下郡邑。八國悉平。乃留大窪忠世守小田原。及函關。八月朔。解嚴入江戶。悉除北條氏苛政。與民更始。管内悅服。谷寬得曰。漢祖之入關。首除秦苛政。先賢後賢。其揆一矣。○青山延于曰。按康

富記云。八朔之禮。始於鎌倉。又按太平記。足利尊氏以八朔會諸將。據此。八朔之禮。自古有之。至神祖入江戶。遂以八朔會節云。○菊池純曰。政之善者。雖以國之餘。不必改之。宜率由其舊章也。故賴朝平奧羽。其國法。一仍秀衡之舊。東照公略定甲信。亦率信玄氏之舊。政英雄所施設。○秀吉至白河。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掉頭曰。皆非也。非蒲生氏鄉無可者。因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且謂之曰。為我守東門。告諭鄭重。具指授方略。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迎而饗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匹。餞送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屏其徒御。獨吉川氏卒栗棲武格者為之。

秀吉屏徒御入中邑

秀吉予之緇以萬石償其撥金也

圍行入尾張。秀吉指路傍聚落。謂武格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一往觀汝能從我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遂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曰。比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因賜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菊池純曰。豐公屏其徒御。從一圍者。入中邑。賜父老以酒。與語舊故。何其與漢高帝過沛。置酒之事。相以類也。惜不令其子弟相俱。習歌大風歌。

○是月。德川家康改定群臣封邑。封井伊直政于箕輪。上毛本多忠勝于緒瀧。上總榊原康政于館林。上毛各食十萬石。其他大窪忠世。平岩親吉。酒井家次。奥平信昌等。諸將論功行賞。有差。○九月。秀吉還京師。改松下之綱封予。勢遠之田一萬石。曰償攘金也。○菊池純曰。豐公所攘之金。則厯厯六兩焉耳。而今償之。以萬石。松下氏悅可知也。○家康之遷江戶也。城郭隘陋。至用船板為階。本多正信白曰。是不

家康遷
江戸盡
因北條
氏之舊

秀吉族
誅摘康
廣

可以見外賓也。請更之家康，哂曰：是婦女之見耳。不聽。乃因地
勢區處士民，鑿高填卑，以置第宅，鑿渠疏淤，輦泥土起市街，以
通運漕之道。凡諸制度盡因北條氏之舊而除其煩苛者。國內
大服遷者如歸。至是而竣工，乃發使者致舊封。秀吉歎曰：德川
處事何其神速。○初，秀吉為織田氏徇山陽，請攻明及韓。後常
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以時朝貢於
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
互市不絕。我對馬嶋距韓甚邇，嶋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金山浦
至豐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
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攝康廣嘗諳韓事，擢為使者，徵朝
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旗誅之。及定西海

答朝鮮
王書

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蘊
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
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昫乃
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
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
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為之憤激，
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
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
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
之盛，前古無比。夫人壽有數，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
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

十九年

伊達政宗造貼金磔柱

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脩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蘓與偕。李哈得書。疑懼誠一。以為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耳。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蘓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脩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十九年辛卯春正月。關東八州將士皆賀正于江戶。○閏月。家康如京師。拜封。○氏鄉告伊達氏異圖。獻其通賊手書。秀吉怒。馳使召之。政宗聞命即發。二月入京師。曰。吾自分誅戮也。造貼金磔柱。使人揭前行。秀吉召政宗詰問焉。強辯不服。乃出其手書示之。政宗佯

愕曰。其書甚肖。特花押有微異者。乃取他書照之。果如其所言。○十五日。天皇賜御香於家康。家康入朝拜賜。敕觀花禁園。四月家康還江戶。○毛利氏以其治所吉田隘陋。改城于己斐。遂徙治焉。名焉曰廣嶋。○先是南部氏旗九戶政實叛。氏鄉攻而下之。是歲五月。復叛據福岡城。葛西莊內應之。秀吉以秀次為元帥。赴討。曰。此行必勦滅之。使莫復萌。凡事皆取德川氏節度。奏叙伊達政宗從四位下。任侍從。兼越前守。與蒲生氏鄉將前軍。淺野長政堀尾吉晴監軍。秀吉密謂氏鄉曰。吾審知政宗反計。然彼膽畧可用。故曲加寬宥耳。與平之日。當徙彼於醜地。以其地賞子功。氏鄉拜謝而行。○是夏秀吉遣宗義智復如朝鮮。曰。速得明國要領。不則將先有事于汝國。泊金山旬餘。不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四
五轉機粹

秀吉增封氏鄉食百萬石

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秋九月氏鄉等拔九戶城誅政實及其旗三十餘人秀吉削政宗封地益封氏鄉食百萬石政宗

徙治岩手澤○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謝秀吉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為吾寫謠

後世於是東面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且患國小而無地可增封寵臣幸明不脩好朝鮮成釁竊有外征之志憚輿議未

敢公言初秀吉久無嗣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鍾愛殊甚鶴松以是秋天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

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

何自悒鬱為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今海內粗定而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

秀吉登清水閣西望欲用武于海外

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

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

快乎諸君以為何如諸將睥眄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

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眾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

時為內大臣叙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外征乃下令造艨艟巨

艦于伊勢使九鬼嘉隆督之趣期晨夜並作遂命沿海諸國皆

具戰艦峙糧芻家康輸伊豆材大治戰艦大廳聞秀吉赴海外

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建行營於那古耶肥前大起

殿宇窮極壯麗所費百餘萬金役夫十餘萬人踰年而就云是

時民新免兵革拭目望太平及外征之命下天下騷然謗怨盈

途朝廷雖駭其狂謀不能制也○冬十一月德川秀忠遷參議

秀吉建行營於那古耶

其右近衛中將兼武藏守如故。○十二月秀吉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加藤清正將第一軍鍋嶋直茂相良頼定屬焉。小西行長將第二軍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焉。兩軍分日迭為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孝高將第三軍。嶋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丘等將第四軍。福嶋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元就第九子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來嶋康親等別將水軍。豐臣秀俊尚弱。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義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幸長等將游軍六萬以備應援。而秀

秀吉讓關白職于秀次

文祿元年

吉自以豐臣秀俊德川家康前田利家蒲生氏郷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内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然軍國機務皆躬親處決。秀次無所預焉。故事父歷關白子亦為關白。則稱父為太閤云。○山縣禎

曰我日本大海環之實天險矣能使沿海諸州防外寇之備莫懈焉而明政教以能守邦域之中則土地膏腴百穀豐美金鐵魚鹽絲絮竹木之產無所不賡矣何必貪殊域異邦之土地財貨之為哉豐臣氏之征朝鮮可謂妄舉矣且太閤齡已高秀次不肖縱令克韓滅明一旦得其志徒以兵力取之而人心弗服太閤一旦瞑目誰能守之其復失之必矣既失彼又必失此豐臣氏之鬼於是乎餒矣且踰海越韓以征大明

請停沙金召京師金工後藤光次稱莊三郎更造楮形大小鈔金與金錢並行焉。○文祿元年壬辰春正月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之

藥囊職號

明人稱如安曰小西飛

記幟曰吾伐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召小西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驅突髯虜清正素鄙行長不相善是日拜賜而出謂行長曰予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耳清正笑而止自是二人益相隙也○清正材武絕倫數建殊功秀吉謂有將帥之器至是令為先鋒行長其父如清世為泉州堺巨商至行長生而穎悟好讀兵書長策略從秀吉多戰功以其始與父赴海外通外國事情令與清正偕為先鋒○天正十

以限本字土兩城分賜清正行長二人而其民爭境相訴後行長封內志岐某叛清正援行長平其亂而行長不謝因之二人交惡秀吉知之令二子為先鋒競其功 ○秀吉遣內藤如安使朝鮮令偕先鋒行長發而如安先發入朝鮮如安丹波人也嘗仕行長以文學聞行長欲使己姓氏遠布海外臨發令改姓小西稱飛驒守明人

秀吉擲錢卜戰勝

小西行長按金山

稱之小西飛○二月秀吉發京師焉時兵革日久上下事武知字者唯浮屠己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夏四月抵安藝謁嚴嶋祠令左右取錢一緡將投之地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眾大喜蓋預糊合兩錢也中井積善曰豐公似襲狄青故智然公之不學豈知史冊上有此事哉蓋英雄一時機鋒偶然有暗合焉爾亦可三以○秀吉至行營諸軍會者五十萬人師已發那古耶舳艫相接旗幟蔽天以阻風泊于風本壹居旬日行長候風稍殺潛帥部下乘夜抵豐崎對馬及曉諸將始覺清正大忿與諸將飛舸追之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舵師發豐崎冒濤而進達于金山浦實四月十三日也金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慶尚道陷西生多大二

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地。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爲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則功奪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皆奮從之。十五日，進圍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堅坐受刃而死。行長嘉其節，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分兵長驅州郡。望風降潰。慶尚右道頓空。○十六日，清正入釜山浦，聞行長已前進，切齒曰：悔爲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跡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秀家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援，使彼死於敵，不獨負太閤寄任之意也。乃踰次發舟，八軍相繼上陸。○韓諸道競報警於國都。李哈大懼，以李鎰爲大將，分諸將守險要。

李鎰裸體而走

鎰閱兵於京地，皆市井白徒，無知戰者。旣而諸城敗報荐至，乃以申砬爲都巡邊使，砬以宿將自負。於是惶惑失度，人預知其將敗。或建言：日本人長於槍刀，請造滿身厚甲。韓王聚工，晨夜並作。旣就，重而不堪用。其疎武事率如此。○行長圍金海城，黑田長政援至，川永填塹以陷之。守將徐禮元棄城遁。行長略定右道諸邑，進陷尚州。鎰已至州城北，覩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膽。潛使銃卒伏橋下，銃之墮，鎰軍奪氣。鎰策馬先遁，軍大亂。福禪已下，無得脫者。我兵追鎰甚急，鎰棄馬裸體而走。聞申砬在忠州，投之初，砬得忠清道兵八千，欲進扼烏嶺之險。聞尚州敗，不敢前。二十七日，行長踰烏嶺兩峽，如束巨川繞之，乃使輕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

險漢江之

要我于此。吾知其莫能為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為二。擊申砬于彈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加藤清正會行長于忠州。議進取京畿。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攻國都。先鋒之任。當見屬僕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子何擅更之。對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為。鍋嶋直茂曰。太閤令二公迭為先鋒。今盍分道往。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近者矣。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岸。舟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舜于途。捕之。○菊池純曰。加藤清正與怒欲與之鬪。當是時。清正徒知撫劍疾視之。為勇而不察。小不忍之戒。悻悻然。其短長以取快一時。何其不自重之甚耶。抑清正非豐臣氏親臣乎。其死生存亡。實關三軍之勝敗。而不慮於此。不做避路之蘭。相如而為爭。車之類考。叔吾恐貽笑識者。

敵舟有

清正其可不自重哉。○韓已聞李鎰敗。大怖。而猶望申砬一捷。晦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之。對曰。申總兵死矣。關白軍將來矣。都城大擾。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有鳥。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自東大門入。王已遁矣。清正益怒。居十餘日。諸將至。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凡所得城寨。留兵以守。烽燧相望。自釜山達國都。遣部將入揚州。金命元之棄漢江也。其副將申恪不從。率所部赴揚州。恪忠勇有軍略。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暉至。

韓王使人斬申恪

兵勢稍振。浮田氏兵與恪戰大敗。韓人踴躍。命元在臨津。啓恪違節度。王使人即軍斬恪。及捷報至。遽命赦之。則恪已死。○清正長政會行長于臨津。朝鮮申砮韓應寅助命元守臨津。我師軍于南岸。相持十餘日。乃設伏。佯遁。砮輕而無謀。欲渡江。追擊別將劉克良諫止。弗聽。怒將斬之。克良恚曰。我結髮從軍。豈畏死哉。但恐誤國事耳。與其屬先渡。應寅亦麾其衆從之。伏起大破之。斬馘無算。擠餘衆于水。獲砮及克良。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躬殮數人而後死。北岸望之。而潰命元應寅走。還王所。我師遂濟。至安城驛。乃探聞分路而進。長政自黃海道。清正自咸鏡道。行長自平安道。○京城諸將發兵中路。聞敵既敗。走歸京。此日秀吉贈書于秀次曰。朝鮮都城既陷矣。吾將以明春

劉克良戰沒

秀吉贈書于秀

次曰以支那百餘州封卿

帥兵入明。蕩平區宇。徙乘輿于彼地。期以甲午歲乘輿沿道駐蹕。宜用行幸儀。如皇朝寶祚。則推戴八條宮。以卿為明國關白。而總轄朝鮮地方。以岐阜若備前二侯。又封卿於支那百餘州。其他封拜便宜從事。卿其善領知此意。○朝鮮捷報荐至。秀吉度明人必來援。乃發奉行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遊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褒功。○清正至永興。聞朝鮮二王子逃赴咸鏡北道。無行十餘日。抵鐵嶺。遇北道兵使韓克誠於海汀倉。克誠兵善射。清正不能支。退入倉中。日已暮。克誠縱兵圍之。清正出倉中。穀石列置為城。多發鳥銃。鮮兵擲比而立。應丸而殪。衆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清正夜潛行。環克誠軍。會天大霧。克誠兵以為我

清正列倉中穀石為城

今日之事不須多言問罪於明而已

兵在山下俄而我兵從四面大呼突起克誠軍驚潰悉陷泥澤中我兵追至芟刈死者無算克誠遁入鏡城清正追擒之○朝鮮王子肆王子瑄奔會寧府清正無程窮追焉○六月參議豐臣秀勝卒于朝鮮秀勝信長之子為秀吉所養食封丹波○行長至大同江初朝鮮王入平壤為久駐計以蒞明救地險而糧足人心稍固及我師迫大同城中大擾李昫荐告急于明遂議出走行長使人報國都曰平壤可指日而定當飲馬鴨綠江長驅入明敢請後繼諸將報之曰慶尚全羅未降而渡鴨綠是危道也不如先取全羅行長乃令柳川調信僧玄蘓以書召李德馨諭降德馨來議江中依違不決調信玄蘓勸聲曰今日之事不須多言汝君第亟導我師問罪於明而已不諧而罷六月李

韓人懼我師所在竄匿

諸將集飲議進戰

哈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我師入平壤得韓積粟十餘萬石韓量一石當我五斗二外五合行長就次平壤分兵四出攻略日望水軍至大友義統在鳳山黑田長政在白川小早川隆景在開城與諸城列城寨達國都迭為應援虜懼我師所在竄匿於是沿道聞無人聲王益遣使于明乞救且請內附○初我水軍將九鬼嘉隆脇坂安治藤堂高虎等泊釜山浦欲自全羅海上出黃海道與陸師會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龜舡四十艘次巨濟鉅艦數千繼之列哨舡於唐嶋高虎以快舡赴戰奪其哨舡百餘上嶋焚虜營○諸將集飲于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坂安治曰先以大舡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舡加藤嘉明曰是劫

而去之。非挑而奪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決戰。不則太閤謂水軍將士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陸軍亦不能振。子胡猖狂。乃爾。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解。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侑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今夜三鼓解纜。旦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厨。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三艘。直衝敵列艦。奪其二十艘。諸將繼進。舜臣謂此地海狹。水淺。不便進退。不如佯退。誘之。至洋中。戰徑。麾船退。我兵爭乘之。舜臣鳴鼓一聲。衆艦回舸。四面合擊。飛箭雨注。繼以大礮。火箭。朦朧粉碎。炬焰漲天。來嶋康親死之。安治麾衆。猶前。我兵死者無數。厪以單舸。免我軍大敗。安治憤敗。又率殘兵。攻舜臣。

脇坂安治等大
戰于閑山嶋

明大臣
建議韓
不可不
援

奪其船。嘉隆嘉明舟。七日抵加德。八日泊唐嶋。九日敵戰艦。大小百餘艘來攻。矢丸如雨。我軍亦發大砲。互有勝負。戰自辰及酉。敵船有以全鐵裝者。我砲不能傷。而敵用長火。箭咫尺竝發。我將帥在樓櫓者。殆危殆。及戰酣。見白衣烏帽人。徜徉每舸。舸艙間。衆人視而異之。嘉明軍師某曰。此我邦百神保護之也。日既晡。兩軍交綏。舜臣因屯閑山嶋。我師不得前。全羅忠清諸道。允瀕海州郡。不為我所蹂躪。以待明師至者。舜臣之力也。○秋七月。明主翊鈞。聞我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曰。倭窺明久矣。而明之屏在韓。韓先被倭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倭。倭韓為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遼東。則勢如

建瓴水于屋矣。顧韓民畏倭兵而心不服。我遣一將助韓王以招聚之。因其力以捍禦東北。是名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倭哉。明主從之。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算將援韓而下書於琉球暹羅。為侵和之勢。以糜秀吉使其勿航海西北嚮。當是時。承訓儒算既入韓。二將皆遼東勇將。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敵惡明人。狙見之。以為豐臣氏兵。亦如此也。於是至嘉山。問韓人曰。平壤倭兵無乃走乎。曰。否。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立殊功也。進舍順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明軍戰于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松浦鎮信無暇擐甲親奮鬪。箭貫脛而不顧。諸將亦各苦戰。敵兵遂敗績。儒算

我軍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走

清正拘二王子

下馬鬪中。九斃時霖雨。我兵迫明人於淖。擊蹙之。承訓僅以身免。三千兵生還者。纔數十人。承訓膽落。逃還遼東。○清正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焉。府使鞠景仁懼。拘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府內食盡。王子不食三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內虜人填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為。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決死。毋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人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辨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羅拜。清正真王子於鏡城府。分兵護衛。善視之。遂出師于兀良哈。○李哈妃與宮女偕出城。以帛覆面。兵士將捕之。

韓人服
清正勇
而且育

清正戒曰勿視面勿觸犯為不知者而贈飲食縱之韓人服清
正勇而且育仁○元帥及三奉行兩先鋒以諸軍糧饟之明大
兵且至交章告急秀吉益發漕運日會諸將議方略初黑田勘
解由孝高跋而勇與竹中半兵衛重治並佐秀吉參與謀議孝
高聰敏有智略凡其所畫策莫不合機宜出意表秀吉目以良
平重治歿孝高專從事秀吉信任而心竊畏之孝高預揣禍迨
身托病告老使男長政襲封乃祝髮自號如水秀吉益寵異之
及征韓之役作亦自隨之嘗私語其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
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毋青草是得其地果何益
哉且聞加藤小西爭功相鬪法令不一衆莫知其所適歸也而
浮田宰相亦非統御之器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不則孝

孝高祝
髮自號
如水
黑田孝
高論外
征諸將
統御非
其人

淺野長
政諫秀
吉外征

高而已秀吉側耳戶外聽而領之已而大召諸將胥會議曰征
韓諸將皆不勝其任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其留而可守吾邦者
家康則其人也家康而在焉我無復所顧慮也今舉國內兵雖
少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
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為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
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家康弗懌曰二公擢于萬衆中榮孰
大焉僕少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為二公
幸推輓之淺野長政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為
野狐所憑爾秀吉大怒蹶起扣刀擬長政曰吾為狐憑有說乎
無說則死長政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
頭雖劉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

為而殿下乃興無故之事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當是時殿下一舉趾則雄鎮大藩無所統御群盜乘虛而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鎮定之乎是勢之最易觀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鼈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鼈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殿下不敬之罪請議正典刑因斜睨長政曰可去矣長政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宮內乘加藤氏不在煽動東肥郡邑多應之秀吉聞警大驚急召長政曰吾甚慙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為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家康曰幸長猶少請假本多中書家康令忠勝從焉未發肥後

梅北宮
內作亂
于肥後

人堺興西稱善左斬梅北來獻乃止命長政按定其國○初清

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於肥後人多是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衛門興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屬豈復有異心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使美人行酒梅北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善左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躍起梓梅北仆之坐刺而殺之起不意在坐倉皇爭欲刃善左善左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宥賜從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眾皆投刀羅拜諸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清正大賞其功○自秀吉之

秀吉母
憂疑病
薨

西母氏憂念成疾疑以為秀吉既入韓至是危篤秀吉聞之馳歸觀之至則薨秀吉慟哭引咎悔恨○祖承訓之敗也行長檄朝鮮有羊群放虎之語羊譬明兵虎以自託聲言且暮將西渡鴨綠人心洶洶○八月我軍入豐德等軍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謂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罷于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

石星薦
沈惟敬

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議遣人求當緩兵者。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於是講和封貢議起矣。○惟敬本浙人。客居國都。嘗通吳。伎陳澹如。澹如僕有鄭四。嘗捕在對馬。遁歸。話我國事。惟敬蓄功名志。欲投機以就事。乃就鄭四。詳聽我國事。揚言曰。我能通倭情。石星妾父袁茂。適遊澹如居。聞惟敬之言。薦之石星。石星召惟敬與語。大喜。薦之。先遣惟敬說以和議。欲以緩師。惟敬請數千金于石星。買蟒衣玉帶。及諸寶貨。以為贈我之贄幣。且娶澹如為妻。托石星為質。臨發朝鮮。石星假以游擊將軍。惟敬多具資幣。贈書我師。卑辭請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使濟海。因約以七條。○一曰。和議。二曰。割朝鮮封爵其餘。三曰。逸不傳。惟敬務欲以弭兵為己功。曲順其意。曰。歸取報五條。史逸不傳。

沈惟敬
請和行
長約以
七條

清正拜
富士岳

十日復來。請以平壤西北十里為界。和不得出焉。韓不得入焉。即踰期。負約。唯其所為。行長許之。乃立標木而去。○先是。清正入元。良哈觀兵。乃以八千人進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報太閤矣。乃引兵南還。路過青州。俘後藤次郎。次郎舊松前漁人也。漂風抵青州。住焉。有年矣。清正以之為鄉導。終至海濱。西南望得高山。次郎曰。是日本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胄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十一月。惟敬去朝鮮。過五十日。不至。行長疑之。聲言將飲馬鴨綠江也。義州聞之。荷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群。臣曰。惟敬說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曩者以暑濕取敗。今天

明主翊
鈞拜李
如松為
大將

寒馬肥宜出兵也。明主翊鈞猶豫未決，懸令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襲之子孫莫敢應者，衆推少司馬宋應昌。翊鈞遂拜應昌為都御史，經略東北。劉黃裳為贊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為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獨大司馬石星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城中，與行長密議累日而去。語秘不傳。○十二月八日，改元文祿。○是月，李如松至遼東，惟敬見如松曰：「和議既成，行長請撤平壤，以大同江為界。如松方銳意立功，弗憚，惟敬言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說曰：『宜舍此，因怠敵而襲之。』如松從之，乃拘諸其營，誓師渡江，以頒軍律，一軍肅然。○應昌止居于遼東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皇山，臨鴨綠江。

十二月
改元文
祿

藤原惺
窩唱學
于京師
惺窩讀
書過目
成誦

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峰出沒雲海。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初，行長收韓人金順良等四十餘人，為耳目，虜中動靜莫不立報。至是，悉為韓相柳成龍所捕縛，以故我不知明軍至也。○關白秀次奢侈無度，秀吉欲遣征韓，不肯，會有訛言，關白圖不軌，秀吉不問焉。○播磨人藤原肅始倡宋學于京師，肅字歛夫，號惺窩，中納言定家十二世之孫，參議為純之子也。幼而穎異，依僧東明讀書於龍野，過目成誦，有神童之稱。後度為僧，稍長游京師，益肆力於學，貫穿經史，涉獵百家，而心不欲奉佛教，嘗憂世乏明師，欲航海赴明，阻風而還。至是復來京師，杜戶讀書，尤潛心乎洛閩之書，曰：「道在於此，遂歸儒服。」時年三十餘，嘗以事忤秀次，旨避遊西肥德川家，康聞其賢，時時延見訪。

以聖學之要尤加敬重學者稱曰惺窩先生我邦理學之闡實
 權輿于此○中井積善曰在昔王室之盛文教闡明學校之
 其所以為學不踰訓詁詞章之習兼以神佛誦誕之說以壞人
 心害政事既而皇紹頽圯四郊多壘武人送執國命者四百
 有餘歲典章文物頽弊之餘所謂訓詁詞章之學亦屢屢影嚮
 乎浮屠間道之榛塞可謂極矣猗嗟天未喪斯文誘衷於惺窩
 先生自奮乎緇父以講明絕學洛閩之統始揭於我邦爾後運
 屬昇平鉅人傑士相繼拔起而今程朱之籍家誦而戶藏與天
 壤不朽者先生實為之倡先生之功豈不偉乎○二年癸己春正月朔李如松遣別將

二年正月

查太受抵順安佯報我軍曰沈游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玄蘇
 不覺其詐作詩慶之乃遣牙將二十人迎惟敬大受飲之酒醉
 而殺之二十人搏戰亡其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駭遣小西如
 安詰之如松慰解遣還○五日 上皇崩○六日如松等以諸
 軍薄平壤行長始覺其詐與宗義智等急修守備韓將李鎰金

如松等以諸軍薄平壤

應瑞等攻城東義智擊走之○平壤之地東南並臨江西負山
 而北則壯丹臺距城二里許築柵於臺側以為牙城行長在壯
 丹臺義智欲迎之平壤敵拒絕其間聲問不通募能使者義智
 兵國分隼人應之義智遣之隼人單騎直進明兵不敢遮得報
 而還義智兵迎行長行長潰圍復入平壤○其夜行長遣義智
 襲李如柏營不利明日黎明明軍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柏攻
 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忠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
 償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路阻不進行長以
 為韓人也專拒西北自率銳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
 毒煙蔽城箭入城中林木皆焚火發者數處我兵咽毒烟昏眩
 明兵舍解藥蟻附而上前者墜後者登莫有退者我兵殊死戰

承訓兵
脫韓裝
露明甲

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噪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
即陷行長退保牡丹臺明軍四面攀堞我兵力拒刀鎗擯堽堞
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將水戶某右
門衛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盍退合於
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即夜潛率衆出城至江江水方合踏
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國都黑田長政在白川引兵迎
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終至國都○黑田長政屯白川
使栗山利安及黑田
總右衛門母里太兵衛後藤基次等守江陰城會小西行長敗
于平壤明兵四萬來攻江陰時城兵僅二千七百諸將請
救連署報長政曰明兵來襲願急賜援兵利安視書曰文有不
可者乃命書史刪去賜援兵一句而後署名令士卒曰兵寡援
絕唯有死而已汝等勉焉勿貽耻於海外因為圓陣以待明兵
悔我寡兵縱兵競進利安與太兵衛基次等衝突明軍明軍披
靡我兵乘之殊死戰莫不一當百終大破之長政得報大喜自
將來援則明兵既退兵長政請利安營利安方被創倚糧苞長

隆景大
破明軍
于碧蹄

政謂之曰卿何為自輕軀命以為戰也利安忽張目曰長政曰
寇來安得不拒長政泣曰卿溫吾失言非無謂也雖然使卿等
皆致死吾不及事則吾何面目獨視息于世乎今以孤軍破大
兵絕類技群卿之功多矣慎勿以介意獨總右衛門卿利安改
報書白長政曰臣等欲速請救以改報書致遲緩後期利安厲
聲曰改報書者非他人即臣利安也臣臨報急竊度此去白川
八里大敵迫咫尺而遠仰援于往返十六里外非計之得者也
夫死一耳坐待無及之援決死一戰使天下道黑田氏先軍以
寡兵抗大敵以力不支闔城致命太閤聞之亦不為辱我○當
武兵臣是以改其文乃所以擬水訣書也長政嗟稱久之○當
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
會諸城聽命獨小早川隆景不可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
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
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三奉行促之甚
急乃退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
十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

國史卷之二 續卷之一 五車樓梓

如松大
敗痛哭
徹曉

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二十四日。李如松抵臨津。會河冰半泮。韓人編藤造橋。衆乃濟。二十六日。宗茂與明先鋒查大受。遇礪石嶺。力擊破之。斬百餘人。二十七日。如松率蕃漢步騎十萬。陣于碧蹄館。隆景奮然。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鎗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壤。一戰得志。謂倭兵易與耳。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銳。刃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如松墜馬。隆景將井上某五郎縱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墮馬。隆景將免。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為之不流。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坡州。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

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冰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不可為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如松退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病請代。○菊池純曰。可殺而殺之。雖多殺。人亦可以無害也。人將於兵。明主所誠而良將所憂。吾故欲如宋藝祖。用曹彬也。藝祖命曹彬伐江南。誠之曰。切勿暴畧。生民發廣威信。使自歸順。彬又嘗戒諸將曰。彬之病。非藥可治。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吾又欲如奇渥温氏。用史天澤也。天澤以疾還襄陽。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吁。嗟。使後之明主。良將。若宋藝祖。於曹彬。奇渥温氏。於史天澤。以麟趾虞之仁。行秋霜烈日之威。王旅所臨。箠壺相接。則天下不足定也。當太閤征韓。勇將銳卒。雲合霧集。挾鼎盛之勢。擬積弱之國。如飄風暴雨。卷枯振朽。朝鮮八道。未明寸壤。尺奪未逾。奏功而太閤即世。諸將苦戰。塵收軍還。是其故何也。曰。多殺使。之然也。史稱征韓之役。朝鮮闔國。以逮未明。區城。允我兵所過。無不殘滅。人畜一空。鞠為茂草。夷民怨仇。視我如鬼域。相引逃匿。山谷為彼耳目者。所在皆是。加之統御。非其人。而諸將爭功。當是時。雖

有百韓千彭。吾知其無能為也。獨能洞知斯弊。直言極諫。不少避者。前有淺野長政。而其言遂弗用。後有黑田如水。而其策亦不行。連大問將死。如稍有稍覺之者。揚言曰。毋使我十萬兵為海外鬼。意亦已晚矣。而多殺之尤夥者。為碧蹄之戰。其流血如川。積屍成邱。如松十萬。精銳殆乎盡。於此。至於江水為之不流。夫可殺而殺多。殺人亦可以無尤也。此役。諸將徹守。奉行促之。此非畏敵而退。蓋重太閣之命也。使隆景不戰。何損於勇。乃窮兵鏖戰。以多殺敵。是謂之黷武耳。謂嗜殺耳。嗜武。嗜殺。則曹彬所誠而天澤所愧。設使曹彬天澤當今日。吾知其多殺。人者抑雖然。隆景亦名將也。豈以多殺為快。於心者哉。其多殺。人者抑有錄來也。蓋當時嗜殺者。莫浮太閣。太閣一生。所殺戮者。不暇悉舉。其尤慘刻者。為小田原之役。太閣攻小田原。前田上杉以降。附萬餘。來謁秀吉。不憚曰。納降而不屠。非武也。二將遂攻屠八王子。獨加藤嘉明。慨其言不類。主將竊詬病之。斯言也。隆景嘗所目擊。今平壤陷。兵鳳山破。與諸將退。縮咸集。王城無敢挺身當之。此太閣所弗憚。悅太閣者。莫若多殺敵也。故老拳一擊。獲斯無前快捷。以饜太閣嗜殺之心焉耳。由是觀之。碧蹄鏖戰。非隆景所思欲。蓋出於弗得已也。吁。嗟。太閣能嗜殺。故一傳而其祀名為宗家。其實有感于此也。隆景豈嗜殺者乎哉。

○平壤之陷。諸將皆會國都。韓人聞之。所在並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

宋應昌 虛喝

謀曰。秀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清正者。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通。可虛喝而取也。使辯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貴國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發兵四十萬。克平壤。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宜送還朝鮮王子。戢兵而退。否則我大兵北下。直萃於安邊。雖悔無及。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敵甲。凋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阨。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二萬。二十日殲之。既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而韓人寇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為韓將權慄。取敗秀家等。乃使間使召清正。清正平橘

清正知奉國命 而戰不知聽明令 而和也

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遂與鍋嶋直茂、相良賴定等撤諸城兵會國都。○柳成龍屢遣人開城請進兵。李如松竟無鬪志，辭以泥路難行。及清正反國都，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道統襲平壤，如松驚悸曰：『平壤乃根本，即不守，我軍無歸路。』遂揚鞭回平壤。」○秀吉聞明師大至，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晉州地險城固，韓王之奔義州也，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光泰等不知之，以為寡兵易與。且七將名位相侔，不受節制，爭前附城。城將見我軍無紀律，開門驅突我軍。大亂時，日漸晡，城兵彌進。七將不知計，所為大敗而還。遂胥議乞出援軍。秀吉欲多發兵援之，而無復可徵，發悵然久之曰：「吾不幸生小國，以致兵不足也。」○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焉。

晉州之敗

糧竭寧食砂

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其糧道。我師始窘，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金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耳。國都不可棄也。清正亦爭之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不足慮也。何不投臨津奪其糧，三成素嫉清正多功，乃作色曰：『子能往則往，不得取助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三成益不平。」○自李如松之敗，明韓諸將無復有鬪志。我師亦倦，行長最思歸。於是和議復行。夏四月，如松使沈惟敬計和。惟敬來見行長，申前議約以七事。事于前之約見行長等，素不學，以入貢為鄰交之禮，以封冊為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甘而納之。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乃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

隆景縱
火焚城
更殿而
退

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乃縱火城中更殿而東韓相柳成龍請尾擊之乃遣李如柏等萬餘人觀我陣整不敢逼○我師屯金山浦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依山擁海為久頓之計虜亦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不出朝鮮兵災之餘民皆四散至是大飢道殣益多○秀吉正大友義統鳳山避逃之罪放之于長門放其子義延於武藏悉分其地賞有功義統其先曰能直源賴朝庶子冒外姓建久中受任豐後至義統二十二世終不祀○五月明遣謝用梓徐一貫沈惟敬八日發金山十五日到那古耶秀吉館之命諸將厚饗之○二十三日引見饗宴賜賚優渥恩及輿僮贈惟敬銀千枚

放大友
義統于
長門

那古耶
風景
那古耶
風景
那古耶
風景

清正待
韓囚有
息

金裝刀一口席上器什悉用黃金陳設古名畫明使嗟稱曰雖吾邦所罕觀也○明使滯留數旬游賞日久愛那古耶風景以為彷彿瀟湘諸勝各賦詩唱和秀吉更饗明使泛船百餘艘于海旌旗翻錦棹歌振濤秀吉親乘船召明使宴遊竟日明使進退有度辭命得宜觀者歎稱以為有大國之風○先是淺野幸長黑田孝高奉秀吉命航海在東萊至是特命二人曰七將敗于晉州貽我邦耻今諸將雖因講和而退于釜山暫休兵屠晉州斬牧使而後講和也爾其指揮而出師○六月加藤清正送還朝鮮二王子臨海君及大臣黃延或等清正待諸囚有恩皆感而去○朝鮮二王子寄書于清正臣加藤右馬允謝清正曰自壬辰四月就擒日本大將軍清正即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至臻又稟關白殿下許放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真箇日本中好人也○初清正擒二王子時令其臣九鬼廣

六月攻晉州

隆護衛至是臨海君手書與之曰我還京後九鬼四郎兵衛之恩亦永世記不忘也○諸將合兵六萬攻晉州時朝鮮諸將以大衆入晉州二十一日我兵窺城寂如無人候騎報曰城中無兵意諸將皆既遁去義智鎮信曰韓兵能潛守不可輕動也清正曰彼實遁去我速入城何功之有彼或潛伏必陷其計中兵法晝而伏者至昏而見請少竄之頃而果見伏兵一軍服其老軍事二十二日我軍薄城起飛樓俯瞰城中蒙竹盾仰攻城上矢石如注守將徐禮元黃進等力拒數日不得登二十八日清正造龜甲車包以牛革載壯士推挽而進以鐵推穿城足樓櫓崩壞進殊死戰中丸而斃進忠烈智勇推為一軍魁及其戰歿城中嗟悼二十九日清正長政先登城伊達政宗等諸軍蟻附而上高虎子高吉年十六揮鎗多殺敵千

清正造龜甲車鑿城足

秀賴生幼字棄丸

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毛利秀元在西北高處奪門而入禮元先走諸軍大潰我兵悉進千鎰慶會等赴南江而死宗仁轉鬪至南江腋挾二人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也投水而死禮元逃匿林藪我兵執而斬之斬首六萬至牛羊雞犬殫屠戮之無復噍類夷城填濠埋井刊木焚蕩其室廬以快前憤醜禮元首獻之行營秀吉稱清正功為第一政宗次之並賜書褒賞如松召惟敬責之惟敬見行長讓其負約行長怒曰卿首倡和議而明兵大至此卿賣我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見石星請撤如松兵星奏罷之如松乃引還明主及聞我師拔晉州疑和議敗拘小西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八月秀吉妃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軍事而自歸大坂命所生男幼字

鬼上官

棄丸長曰秀賴德川家康還至大坂賀得嗣也○九月 天皇
 使右大臣藤原晴季菊亭如大坂慰勞秀吉○冬十月朝鮮王復
 歸國都○加藤清正還其俘囚心甚弗懌又知和議必不成十
 一月攻安康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
 屍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搃其尤大者
 以獻焉○加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豎上月左膳殺
負嶋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衆爭將銃之清正叱曰且
視吾伎倆言未畢轟雷一聲九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
矣○秀吉欲得虎肉以資藥乃命嶋津義弘令獵而貢之時積
雪理山不可得而獵焉三月八日義弘與其子忠恒乘船至昌
原明日勒隊圍山終日無所見其翌披荊棘躡險阻深入數里
列卒數千分曹吶喊峰壑爲震俄而兩降烟霧濛濛有虎走出
將突圍安田次郎兵衛者嶋津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也舞刀逐
之虎還顧迎啾安田刺其口殪之須臾二虎跳躍飛走直逼麾
下忠恒怒其迫父也將身當之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揮刀邀擊
虎蜚騰啞之牙投可五步負嶋大嗥帖佐六七急驚斫頭刀三

秀吉爲京觀世呼曰耳塚

下虎怒噬其股側有老松技條下福永助十郎碎尾纏技極
 力逆曳水野助七郎進擊斃之其一遂遁六七亦病瘡死於是
 義弘狀其事獻獲于肥前行臺秀吉大悅下手書褒賞世傳之以爲虎符云○是冬德川家康延聘
 藤原肅開講筵詢訪治道○秀吉固有以秀賴爲嗣之意關白
 秀次殊無避位之志秀吉亦難言之乃欲爲秀次別築大城以
 大坂與秀賴幸明國和議既起外事有間先下令留行營及朝
 鮮屯戍自餘諸將皆罷還以備興作利家亦至大坂○是歲秀
 吉收前後韓明之餞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爲京觀世呼爲耳墳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

四十五

五車樓梓

國史略二編卷之一終



